

魔鬼的乐园

第三部

[日] 森村诚一 著
关成和 徐明勋 译
赵 宇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林焕文
封面设计：姜录
插图：姜录

魔鬼的乐园

Mogui de Leyuan

第三部

〔日〕森村诚一著

关成和 徐明勋译 赵宇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7 10/16·插页 4·字数 152,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42,800

统一书号：11093·139 定价：0.85 元

目 录

序 言	撰写第三部的意图	1
第一章	北京的早晨——有关朝鲜战争	9
	银轮成群	9
	美制细菌炸弹	13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言之一	19
	美国空军军官的证言之二	21
	帝王历史的物证	24
	不为人服务	27
第二章	平房的落日	30
	七三一部队的故乡	30
	抗日作家的证言之一	33
	不战的圣地	37
	在第五十一个年头中的握手	40
	恶劣的战争素质	43
	对七三一部队现场的考察	51
第三章	第一栋	51
	特设监狱	55
	中苏联合调查团	59
	“马路大”小屋的勤务表	63
	关于“马路大”的讲习会	64

第三个烟囱	66
恶魔的原状——锅炉房遗址	68
副冷冻调整室——吉村班旧址	71
双生儿地下室	73
干燥菌弹子	76
失去的故乡	79
第四章 恶梦般的证言.....	84
七三一部队的沿革	84
七三一式的“粪刑”	90
白武斌的证言——七三一部队的掌刑人	93
消除反战因素的体制	97
“罩匣刑”——恐怖的大灌凉水	102
魔鬼的行踪	104
惨遭鼠疫灾祸的村庄	107
恶梦在接连的做着	110
七三一选址的条件	113
上层队员的回忆录	116
众多解剖名手济济一堂	126
围绕着七三一的“史迹”	129
历史蠢行的反复	131
第五章 七三一部队的兵站城市——哈尔滨	134
前事不忘纪念馆	134
日本领事馆——七三一的转运站	136

地下拷问所	140
记忆不清的白桦寮	143
实实惠惠的中国饭菜	149
再生的傅家甸	152
七三一纪录片	154
同旧怨诀别	157
七三一的脊髓	159
八面房的秘密	162
第六章 马和车的历史因缘	166
毒杀役畜本部的遗迹	166
第一〇〇部队留下的特产	169
第七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	173
日本军事医学的圣地	173
“人质的松鱼干”	176
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	178
利用自制的疫苗做人体实验	181
用铁丝子接骨	183
抗日作家的证言之二	185
村村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188
第八章 团结在正确的方向上	194
按能力排列的顺序	194
国共争论	198
初次相会的泪别	200
终 章 《魔鬼的乐园》的信念	204
疯狂的内因性	204

在“为了祖国”的幌子下掩藏了个人的战争罪恶	208
斗争的信念	210
近似家族体制下的一位家长	212
对自卫队的估价过高	215
初次面市的一部实录	219
别 章 错用照片的经过	221
错用照片的经过	221
言论自由正处于被扼杀的境遇	234

序　　言

撰写第三部的意图

我可以动笔写《魔鬼的乐园》第三部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如果按原先的打算，本来可以更早一些动笔撰写这部文稿，不过，这期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魔鬼的乐园·续篇》选错了照片。由于我得应付这一事态，去查明其中的真相，还要跟那种乘机煽风点火想搞臭《魔鬼的乐园》的势力进行斗争，所以不得不把开始着笔第三部的时间向后推迟一下。对此，谨向诸位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关于错用照片的始末，如同我在《文艺春秋》1983年1月号里所介绍的那样，这一事件不仅牵连了出问题的“续篇”（以下统称第二部），就连第一部也陷于不能再版的境地，而且，本已预定出版的收有演讲、论文等文稿的《魔鬼的乐园备忘录》一书，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这件事情虽然是由于作者不了解情况引起的，但是，也正因为我在《魔鬼的乐园》这本书里揭发了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错误，把战争的真相传达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止他们重蹈那悲惨而又愚蠢的覆辙，所以才惹得那些不但不愿揭发而且还在妄图伺机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人们，群起歪曲作者的意图，并以错用照片为由把《魔鬼的乐园》当做他们攻击的靶子。

尽管我借用《赤旗报》做了我发表作品的园地，而且我的秘书兼合作者下里正树先生又是《赤旗报》的记者，于是有人据此叫嚣说，《魔鬼的乐园》是纯属日本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但是，事实上这部《魔鬼的乐园》既不是右派的，也不是左派的，它完全是根据我个人的旨意写成的。

支撑我撰写《魔鬼的乐园》的精神基础是我憎恨军国主义。我愿向为致力于维护和平与民主主义事业的垒石堆上，再添一小块石子儿（也可以说是誓愿）。

我的作品虽然同染有左、右色彩的东西根本无关，然而由于我错用了照片，毕竟使整个揭发日本军国主义的舆论势头向后退缩了一步，这一事实现在已是无可否认的了。

我认为把困于绝版境遇的《魔鬼的乐园》重新营救出来，以及完成第三部的写作，是作者的责任，这比错用照片的问

题更重要得多。

我虽然一度陷入有可能不再通过本报同读者见面的窘境，但是，现在从撰写第三部开始，我又可以借用报端同《赤旗报》读者相会了，做为作者，我是非常高兴而又感慨至深的。

当这部文稿出版的时候，《魔鬼的乐园》第一部和续篇的修订本也将再版。

在撰写第一部和续篇的过程中，我的头脑里就不断地浮现一个念头，这就是我一直想亲自去平房看看七三一部队的现场。

按照前队员的证言和空中拍摄的照片，并经前队员重新制作的这张精密的《全图》，已经成了牢牢刻印在我的头脑中的有关七三一设施的想象图，因此连做梦都能见到它。

不过，这张想象图终究还是不可能超出想象的范围。现在已经知道，七三一部队最初在哈尔滨市近郊背阴河（背阴河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境内，距哈尔滨一百余里——译者注）附近创建的，时间是1933年（昭和八年）。从1938年6月开始，在距哈尔滨南约20公里处，即当时称为滨西省平房的地方，设立了方圆约六平方公里的一个很大的特别军事区，在那里经过一年多，建成了部队的各种设施。

然而，关东军却把这个特别军事区域“圈定”在别国的土地上，那里根本不是日本固有的领土。那么，原先在平房有没有人住过呢？假如那里有人住过，这些人都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在征用土地和住房时，日本军给没给他们赔偿费呢？迄今那些人都在干什么呢？据说在医疗防疫方面，七三

一部队曾对当地的居民有过“贡献”，那么当地居民现在对七三一的记忆和印象又是怎样呢？

拙著第一部和续篇，是根据加害者一方提供的坦率的证言写成的。然而七三一部队是一个机构庞大的部队，它采用专业化分工，划分的工作组织很细，所以每个队员的职能范围很窄小。

由于这个缘故，甚至有的前队员也在怀疑“七三一果真干了那些残暴地事情吗？”“《魔鬼的乐园》是不是又搞了道听途说的那一套？”

要查清七三一部队的所做所为，到实地进行调查是最可靠的方法。假若七三一确实不曾犯有任何罪行，那就不会为当地的人们留下伤痕。同样，如果七三一确实为当地的人们在医疗方面做出过“贡献”，那么，现在也未必听不到当地居民的感谢声。

单单搜集加害者一方的证言，而不去倾听受害者的声音，这种做法等于一辆马车缺了个轮子。

如果到当地去，说不定还可听到受害者有血有肉的话语。虽然传说“马路大”全部被杀，无一幸免，可果真是这样吗？即使真的连一个“马路大”的幸存者也没有，那他们毕竟还会后人吧？因此，这就更有必要到七三一的“现场”用我自己的眼睛瞧上一瞧。

这些想法渐渐变成了我的强烈的愿望，于是我头脑中的想象图，也随之长出了一对羽翼，开始展翅腾空飞向平房。

1982年9月，我接到中国大使馆批准入境的正式通知。

我的入境申请是在这年的春天提出的，由于我的合作者下里先生是《赤旗报》记者，所以中国方面才回复得晚了一些。

中国方面的态度是，下里先生不是以《赤旗报》记者的身份而只是做为我的随行秘书到《魔鬼的乐园》的现场进行采访。同时，还准许我带一名翻译同行。

我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期望调查的事项和访华的条件如下：

一、设施（遗址）

①在哈尔滨市内及其近郊的有关七三一部队的各种设施、建筑物。其中特别是日本领事馆、哈尔滨宪兵团本部和七三一部队第三部的遗址。

②平房的遗址及其周围的农村。

③长春。孟家屯的第一〇〇部队遗址。

④沈阳。北野政次（前七三一部队的第二任部队长）在中国（前满洲）医科大学的足迹。

⑤北京军事博物馆。

⑥其他如有可能，拟去孙吴、海拉尔、牡丹江、林口等各支队遗址和安达试验场遗址做实地考察。

二、采访受害者、家属及有关人员。

三、停战时，七三一部队在撤退后有可能遗弃在当地的实验标本、记录、照片、实验器材和其他一切有关资料，以及据传中国政府公安部保存的前队员供词记录、名单等。

四、停战后平房遗址的变迁，现今利用的状况、测量记录、平房当地的历史、解放后的照片等。

五、朝鲜战争期间，所传美军在中国领土内使用的细菌

武器，当时的调查记录，以及据说参与了该次细菌战的被俘美空军士兵的供词记录和录音磁带。

以上是我所提的贪婪的采访项目。关于访问中国的条件，我则提议：

- 一、访问中国的全部费用，由我个人负担。
- 二、日程须按我的意愿安排，应允许有变动的自由。
- 三、对于采访素材的表述，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 四、由我方配一名翻译同行。

中国方面对我提出的上述要求，表示完全同意。在联系落实访华计划期间，我同中国大使馆曾进行多次接触，特别是中国大使馆的蔡子民、张玉良两位先生，还有野村礼伍先生、多和田辉雄先生等都给予了热情帮助。

更须一提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还为我在各城市采访免费提供了汽车。对此，谨向各位表示深深的谢意。

1982年9月14日，这个被我久久思念着访华前夜，终于迎来了。此行一共三人，除我还有下里正树先生和以翻译身份同行的东京女子大学中国语讲师德永淳子先生。

我们彼此都抑制着初次访华的兴奋心情，为了给第二天清晨出发做好准备，我们一同住进了成田饭店。

【作者注】

第一部和续篇是按日方的看法写成的。因此有关地名和固有名词等，都一律沿用了日本的叫法。因为第三部是要用中方的看法去写，所以也就使用了中国的说法，把日本读音

的哈尔兵，改成了哈尔滨。按照同样的理由，“丸太”一词在第三部里，也都一律写作了“马路大”。

本文所用的照片，除了署有提供者姓名外，其余都是我和下里先生拍的。另外，所用的画稿，是下里先生在现场作的速写，全部证言都收录在录音磁带里，这里是按文章的需要做了部分披露。这些录音磁带，我打算迟早也把它们照原样整理出来，放在另一部书里发表。

在中国采访旅行的日程

1982年9月15日——30日

9月15日由成田机场乘飞机抵达北京，住于北京饭店。

16日午前参观故宫，午后参观北京军事博物馆。

17日由北京乘飞机到达哈尔滨，住于和平村宾馆。

18日采访平房。

19日采访平房。

20日采访哈尔滨市内的有关七三一旧址。

21日同上。

22日由哈尔滨乘火车去长春，住于南湖宾馆。

23日采访第一〇〇部队旧址。

24日由长春乘飞机去沈阳，采访中国医科大学，住于辽宁友谊宾馆。

25日参观抚顺市平顶山殉难烈士纪念馆。

26日由沈阳乘火车去北京，住于燕京饭店。

27日同北京日报社副社长王立行先生座谈，下午会晤夏衍先生。

28 日在北京整理采访材料。
29 日访问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30 日由北京乘飞机返抵成田机场。



第一章

北京的早晨——有关 朝鲜战争

银 轮 成 群

那天夜里，也就是9月14日下午11时左右，我在成田饭店接待了突然来访的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我第一次被告知在我的书里错用了照片的事。

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突发事件，对于为准备天亮出发早

已钻进被窝里的我和下里正树来说，真象“晴天打了一个霹雷”。

此后发生的情况，就象各舆论机关和《文艺春秋》杂志发出的报道那样，这里无须赘述了。不过眼前需要马上抉择的问题，倒是继续按照预定计划应该出发呢，还是把行期推迟一下？此刻，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接待准备，正等候我如期访华。加之，我所以能在明天访华，也是由于我有幸迈上了由两国有关人士合砌的内含深情的金字塔，才得以实现的。

无视这一切，就可能从根本上毁掉这座金字塔，失去中国对我的信赖。假若失掉这次机会，我想以后再就很难有去七三一部队现场采访的可能，同时我已听说，平房当地正在为我搜集珍贵的资料，并且邀好了证人，他们也都在等待着。

那天晚上，我们全象离了弦的箭一样，每个人都有着宁肯抛下烧在日本的这把火，也要去中国采访的迫切感。事实上中止这次出访已经是不可能了。

飞机从成田机场起飞，不到个小时，我们就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这里，时差比东京晚一个小时，气温仍然很高，使人颇有“残暑”之感。在机仓里听一位先生用日语说，北京从9月到11月，天气向来是十分晴朗的，是全年最适宜旅行的好季节。

由于这里湿度偏低，天空清澈，机场大楼里很多人都身着短袖白衬衣。在大楼入口的地方并排站着男女两个人，只见其中的妇女这时用日语说了声：“欢迎您来到中国，我们早

已等待您的光临了！”

这两位就是我们在中国整个旅游期间，一直陪伴和照料我们的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办公室林绍纲主任和翻译李梅子先生。

林先生是个瘦削的高个子，肤色浅黑，那张面孔看上去虽然略显严肃，但是一旦浮上笑容，也很和蔼可亲。他走起路来稍有一点儿驼背，尽管我没有问过他的年龄，可也能看出准是位有五十岁的人了，他会说英语，讲得和我差不多。

从外表看，李先生的年龄不过二十刚出头，做为中国妇女，还算是个高个子，她留着短发，长得苗条，有如儿童一般并也带有几点雀斑的脸上，常常露出少女的表情。可是她已经是三十五岁并有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打扮同中国所有的妇女一样，这时也一点没有化妆。

初次相见，互道寒暄之后——因有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照，免去了经由海关检查的手续——我们便乘坐来接的小面包车向市内驶去。从机场到市中心有48公里，汽车跑了一个小时。

街道两旁，并排栽着两道杨、榆树林，一直伸延到视野的尽头。道路笔直，汽车用高速飞驰着。这在日本，即使东京的近郊，也找不到带有这般绿地的笔直马路。我深深地沉浸在来到中国的感慨里。

汽车从田园驶进闹市的街道，路上的汽车和自行车也渐渐地多了起来。自行车跑在马路的中央，上面的人大模大样地踏着脚蹬子。红灯一亮，汽车确是停下了，可自行车却照常横穿着马路，他们那种旁若无人的样子，真是使人吃惊，